

<<童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童年>>

13位ISBN编号：9787534253591

10位ISBN编号：7534253594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浙江少儿

作者：高尔基

页数：300

译者：亢甫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前言

高尔基是俄罗斯著名作家，又是文学批评家、政论家、社会活动家和革命运动的积极参加者。高尔基这近似中国人的姓名其实是俄文单词ТОПbKHH的汉语音译，意思是“痛苦的”。作家当初发表作品时用的是笔名“马克西姆·高尔基”，按词义译成中文就是“痛苦的马克西姆”。他的真实姓名是阿历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

由于他一直用这个笔名，“高尔基”三个字就流行于世，人们反而不大提他的真名实姓了。高尔基是享誉世界的大文豪，也是中国最为熟悉的外国作家之一。

从二十世纪初叶开始，他的作品就被陆续译介到中国来，并受到瞿秋白、鲁迅等文化名人的推崇；高尔基作品的革命精神使当时正在寻求民族解放的中国人民深受鼓舞，倍感亲切。

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和俄罗斯文学被大量地译介进来。

<<童年>>

内容概要

《童年》是他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首篇。

在这部小说中，描写的是作者十岁以前的童年时代的生活。

记叙了主人公成长、生活的历程，描写了那令人窒息的、充满可怕景象的狭小天地。

阿廖沙四岁时，父亲就死了，于是跟着外祖父、外祖母过着贫寒、艰苦的生活。

外祖父有着矛盾复杂的性格，他的内心有善良的一面，但贪婪腐蚀了他的灵魂。

在这冷冰冰的世界里，只有外祖母庇护、关心着他，给予他无限的温情和钟爱，并对他进行了有益的教导。

<<童年>>

作者简介

作者：(俄国)高尔基 译者：亢甫 丛书主编：任溶溶

书籍目录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第十三章

<<童年>>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在一间昏暗而拥挤的房间里，我的父亲躺在地上，紧靠窗口。

他穿着白衣，身子显得特别长。

光着的脚，脚趾古怪地交叉着；往常爱抚我的双手安详地搁在胸口，手指也是弯曲的。

他那双快乐的眼睛上紧紧地盖着两枚黑色的圆铜币；和善的面容上脸色一片晦暗，两排难看地齜着的牙齿使我觉得怪可怕的。

母亲半裸着身子，穿一条红裙子，双膝跪地，正用一把黑梳子给父亲梳头，将长长、软软的头发从前额往后脑勺的方向梳；以往我喜欢用那把梳子锯切西瓜皮。

母亲不停地用低沉而沙哑的声音说着话；她的眼睛肿了起来，滚下大滴大滴的泪珠。

外婆牵着我的一只手——她浑身圆滚滚，脑袋大大的，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滑稽的软塌塌的鼻子。

她一身素黑，身子软乎乎的，样子非常有趣。

她也在哭泣，哭声很特别，也很好听，似乎在替母亲伴唱。

她浑身发抖，拉着我向父亲身边推。

我抵抗着躲到她的背后；我觉得害怕，不是滋味。

我从未见过大人啼哭，对外婆的话也莫名其妙：“去和你爹说声永别吧，你再也见不着他啦，小乖乖，他死得不是时候，这个年纪他不该死啊……”我刚刚大病了一场——才下床不久；在我生病的时候——这一点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一直在乐呵呵地照料着我，后来突然他不在了，替代他的是外婆，这个难以捉摸的人：“你是打哪儿走来的？”

我问她。

她回答道：“从上面，打下面的城里来，而且不是走着来，是乘船来，水上是不走路的，淘气鬼！”

这句话既可笑又让人闹不明白：在家里楼上住着胡子拉碴、染过头发的波斯人，楼下地下室里呢，住着一个又老又黄的卡尔梅克人，在那儿卖熟羊皮。

楼梯的扶手上可以骑着往下滑，或者在摔倒的时候顺楼梯一骨碌滚下来——这我可知道得清楚哩。

要水干什么？

一点儿也说得不对，东拉西扯都搞糊涂了，真好笑。

“那么为什么我是淘气鬼呢？”

“因为你嚷嚷。”

“她说笑着也笑了。”

她说话好声好气，乐呵呵的。

从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她了，现在我只希望她快点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使我感到沮丧。

她的泪水和哭声在我心里引发了一种新的恐惧感。

我第一次见她变成这副样子——她以往总是神情严厉，很少说话；她穿戴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体形高大，像匹马似的；她身板硬朗，双手非常有劲。

可是现在她似乎整个身子变肿了，蓬头散发，叫人看了心里难受；她浑身像散了架似的。

本来整整齐齐盘在头上、像戴着一顶有光泽的大帽子似的头发，现在从头上散落下来，一半披到了裸露的肩头，盖住了面孔；还有一半梳成了辫子晃荡着，碰到了长睡不醒的父亲的脸。

我早就站在屋子里了，但是她连看也不看我一眼，顾自替父亲梳头，不住地号啕大哭，哭得喘不过气来。

几个穿黑衣的农民和一个当岗警的士兵往门里头瞅着。

士兵大声说：“快抬走！”

“窗上挂着一块当帘子的深色的披巾，被风吹得像帆一样鼓了起来。”

有一次父亲曾带我乘过一条有帆的小船。

天空突然打了个响雷。

父亲笑了起来，用他的两条大腿紧紧夹住我，大声说道：“没什么，别害怕，洋葱头！”

“忽然，母亲艰难地猛一下站起来，又马上瘫软下去，背部向下翻倒在地，头发散落在地板上；她那

<<童年>>

双目紧闭的苍白的脸面变成了青紫色；她像父亲一样龇着牙用可怕的声音说道：“关上门……把阿列克赛——抱走！”

”外婆一把将我推开，冲到门口，喊了起来：“乡亲们，别害怕，别碰她，看在基督分上请走吧！这不是霍乱病，是女人要生产了，行行好吧，爷们！”

”我躲到了箱子后面一个阴暗的角落里，从那里看见母亲在地上扭动身子，嘴里哇哇地叫，牙齿咬得咯咯响，外婆则在周围爬来爬去，说着亲切又高兴的话：“为了父亲和儿子！”

瓦留莎，你忍一忍吧！

圣母保佑……”我害怕极了。

她们在父亲身边的地板上乱作一团，碰着他的身体，呻吟着，喊叫着，可他却纹丝不动，仿佛在笑她们。

地板上纷纷扰扰一派忙乱的情况持续了好久；母亲不止一次地站起来，又躺了下去；外婆像个软乎乎的大黑球不时从房间里往外滚；后来在黑暗中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

“托上帝的福！”

”外婆说，“是个男孩！”

”接着外婆点亮了蜡烛。

我大概在角落里睡着了，其他的事什么也记不得了。

我脑子里留下的另一个印象是在一个下雨的日子，我站在泥泞黏滑的土堆上，望着父亲的棺材下到里面的土坑里。

土坑的底部有许多水，还有几只青蛙——其中两只已经爬上了黄色的棺材盖。

墓穴旁边站着的是我、外婆、一个岗警和两个手拿铲子虎着脸的乡下人。

温暖的雨滴飘落到每个人的身上，犹如细小的玻璃珠。

“铲土吧。”

”岗警一面向旁边走去，一面说。

外婆用头巾的一角掩着脸哭起来。

庄稼汉弯下腰开始匆匆地向墓穴里铲土，土块打得坑里的水唧唧咋咋直响。

青蛙从棺材上跳开，开始向土坑的壁上扑去，土块将它们打到了坑底。

“走开，廖尼亚。”

”外婆抓住我的肩膀说，我不愿意走开，就把身子从她手心里溜出去。

“上帝！”

你怎么搞的。

”外婆抱怨道，既不像在说我，又不像在说上帝，说完低下了头久久地站着不作一声。

墓穴的土已经和地一般高了，她还继续站着。

乡下人很响地用铲子拍打泥土；一阵风刮来，驱散了雨水，也带走了雨水。

外婆拉住我的手，带我向远处一座位于许多黑魑魑的十字架之间的教堂走去。

“你干吗不哭几声呢？”

”走出墓园时她问道，“你该哭上几声啊！”

”“哭不出。”

”我说。

“噢，哭不出，这可不应该。”

”她轻声说。

这一切真叫人纳闷：我很少哭，只有在受委屈而不是感到疼痛时才哭。

父亲总是嘲笑我流眼泪，而母亲则常常对我大声说：“不许哭！”

”后来我们乘上一辆轻便马车，行驶在一条宽广而十分泥泞的街道上；两排深红色的房屋之间我问外婆：“那些青蛙能爬出来吗？”

”“不，它们爬不出来了，”她回答说，“上帝和它们在一起！”

”无论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如此频繁、如此亲切地叫过上帝的名字。

几天以后，我、外婆和母亲乘上了一艘轮船，同住在一个小小的舱房里。

<<童年>>

我新生的弟弟马克西姆死了，躺在舱角的桌子上，身上裹着白布，缠着一根红带子。

我趴在包裹和木箱上，向舷窗外望着。

舷窗像马的眼睛，鼓鼓的，圆圆的。

被水打湿的窗玻璃外，河水无休无止地流着，流着，一片浑浊，泛着白沫。

有时河水猛扑过来，舔吮着窗玻璃。

这时我便身不由己地往地上跳。

“别怕。

”外婆用她柔软的双手将我轻轻抱起，重新放到包裹上说道。

河面上笼罩着潮湿的雾霭，灰蒙蒙的。

远处呈现出黑森森的大地，但不久又在雾气和水中消失了。

四周一切都在晃动。

只有母亲把双手放在脑袋后面，身倚舱壁站着，纹丝不动。

她脸色铁青，毫无表情，双眼紧闭。

她一直沉默不语，仿佛完全换了个人似的，连她的衣衫我也觉得陌生了。

外婆不止一次地轻声对她说：“瓦丽娅，你还是吃点儿吧，哪怕一丁点，好吗？”

”她不吭一声，毫不动弹。

外婆和我说话小声小气的，和母亲说话却放大了声音，但不知怎的有点谨慎小心，畏畏葸葸，而且说得很少。

我觉得她怕母亲。

我明白这一点，所以和外婆也就格外亲近了。

“萨拉托夫，”蓦地母亲气呼呼地大声说，“水手在哪儿？”

”她说的话很奇怪，我觉得听不懂：萨拉托夫，水手。

进来一个身材魁梧、头发花白的人，身穿一套蓝衣服，带来一只小箱子。

外婆接过它，开始安放弟弟的尸体，她放好后伸出双手将它托着向门口走去。

但是她身子胖，只能侧着身子通过舱房窄小的门户，显得手足无措，有点可笑。

“哎，妈妈！”

”母亲一声喊，外婆从她手里夺过棺材，两个人就不见了；我留在舱房里，仔细瞧着穿蓝衣服的男人

。

“怎么，小弟弟走了，是吗？”

”他俯身看着我说。

“你是谁？”

”“水手。

”“那么萨拉托夫是谁呢？”

”“城市。

你朝窗口望望，那就是！”

”窗外是徐徐移动的大地：黑乎乎的，河岸陡峭，雾霭茫茫，仿佛刚从大圆面包上切下的一大块面包

。

“外婆到哪儿去了？”

”“埋葬外孙。

”“把他埋进土里去吗？”

”“那还用说？”

埋呗。

”我告诉水手，在给父亲下葬时他们把青蛙也活埋了。

他用双手抱起我，紧紧搂住，吻了吻我。

“唉，小弟弟，你还什么也不懂！”

”他说，“青蛙不用人可怜，有上帝保佑它们！”

你还是可怜可怜母亲吧，看痛苦把她折磨成什么样子了！”

<<童年>>

”我们的头顶上汽笛开始鸣响，发出很响的呜呜声。

.....

<<童年>>

编辑推荐

《童年》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